

我是慈濟醫師！

文／簡守信 台中慈濟醫院院長

一九八八年，離開臺北選擇慈濟，經歷花蓮、大林到台中慈院，在慈濟行願大道一路行來，當年的一頭青絲如今已是鬢髮斑白，隨著在慈濟的時間愈長，感受愈深刻、信念更堅定，體會到醫療不只是改變疾病，更是改變生命的工程，也更以身為「慈濟醫師」為榮。

在慈濟醫療志業服務逾三十五年，對慈濟的認識隨著不同階段變化。起初以臺大主治醫師身分，在花蓮慈濟醫院支援一段時間，那時對證嚴上人瞭解並不深，只發覺慈院是個非常不一樣的醫院，是年輕醫師有發揮空間的醫院，病人在那裡也能安心、安身，把疾病治療好。

在花蓮慈濟醫院的那十二年，身為當地唯一的整形外科醫師，我確信這是一個能好好發揮醫療專業的地方，直到調任大林慈院，在林俊龍執行長帶領下，才慢慢理解到醫療的面向以及上人的期待。實實在在參與慈濟人文與醫療，體會到「到宅醫療、急難醫療與跨國醫療」並不只是口號，慈濟醫療以這樣的理念樹立與眾不同的特色，同時也是「慈濟醫師」最值得引以為傲的地方。

以台中慈院為例，每月安排社區居家關懷，深入接觸社區需要幫助的個案，脊髓損傷病人江永旭是代表案例。二〇一五年往診初見，他雙腳萎縮潰爛，稍一移動傷口就流血，自十九歲受傷後已

臥床十二年，看他滿臉不在乎的表情，似乎早已萬念俱灰，對人生已不抱任何希望。但醫療團隊沒有放棄，一步步動員與串聯，最終激發他的鬥志，努力擺脫盯著天花板的命運，擁抱感恩回饋的新生命。日後江永旭加入志工培訓、成為口足畫家，用自己的故事鼓勵傷友，甚至捐出繪畫收入所得，購買醫療用品協助抗疫，善的循環來自愛心擴大的漣漪，怎能不讓人動容？

真實案例不只一件，彰顯醫療的存在不是給藥而已，對於病人的醫治，要有逆流而上的鬥志，還要給予心靈的慰藉，醫療在慈濟醫院是不一樣的。醫療是人文關懷的工作，不應該只以數字、商業角度來衡量成果，而在醫療中傳遞出的關懷，就是慈濟醫療的人文精神，醫生對病人真誠的關懷，才是醫療最重要的價值。

急難醫療成為不少人認識慈濟的窗口，最具代表的事件是九二一大地震，即使過了二十多年，當時留下的記憶仍讓我至今難忘。還記得接到訊息立刻從花蓮出發，繞過中央山脈抵達東勢，那是截至當時人生中親眼所見最慘烈的災難景象，道路被擠壓抬升，街道房屋下陷，被挖掘出來的遺體與棺木與斷垣殘壁並陳。

醫療團隊結合身著藍天白雲制服的慈



台中慈濟醫院院長簡守信（中握獎盃者）二〇二三年十月二十一日獲頒厚生會第三十三屆醫療奉獻獎「特殊貢獻獎」，將得獎光榮歸功於慈濟大家庭。

濟人，穿梭在地震、災難事故現場奔忙，各自發揮功能；焦急的災民倚在志工肩上流淚，得到心靈慰藉，但其實穿梭救災的志工付出同時早已忘了其實自己也是災民。苦難背後總能看到慈濟人愛的凝聚，這份患難中的真情最讓人珍惜。

慈濟跨國醫療最讓我感到驕傲的是超強的動員能力。記得接到尼泊爾發生強震消息是一個星期天，醫療團隊週二就抵達加德滿都馳援，跟日本、韓國這些國家救難隊同時到達現場。

一九九七年參與菲律賓義診，開啟初次跨國醫療經驗後，不論在非洲、緬甸還是尼泊爾，走過每一處災難現場，看到小朋友無辜空洞的眼神，總能讓人夜不能眠的揪心，縱使男兒有淚不輕彈也難忍悲從中來，但又明白只有哭解決不了問題，唯有凝聚力量，讓受災孩子的眼神找到足以聚焦的地方，讓他們知道自己並不孤單。

有時雖不懂他們的語言，但醫療是很好的媒介，對方也看不懂我們做事的背後意義，但只要看著他，一個眼神已經把所有答案都告訴了你！在災難現場從

當地災民臉上感受每個傷痛的故事，帶去的醫療物資與關懷，改變他們生命中最跌宕的心情，體會到唯有真正牽起彼此的手觸摸創痛的傷口，才能產生真實的連結，這是人與人之間、人與社會，甚至是人存在於地球上最重要的動力，也將是心中永遠的牽掛。

慈濟在世界各地的義診與關懷就是臺灣鋪展走向世界的通道，從醫師個人從醫療或是從臺灣的角度都是深具意義與價值，何其有幸有這個能力一起參與，看到一個一個生命巨大的改變，全都是永難忘懷的經驗。

慈濟堅持耕耘未被政府或社會挹注資源的角落，數十年如一日，在偏鄉、緊急醫療與跨國醫療的努力，開拓出既寬廣且有深度的醫療路；同時致力衛生教育、大眾知識智能的提升，是獲得醫療奉獻獎評審委員肯定，拿到「醫療奉獻獎特殊貢獻獎」背後真正的推手，這不是個人的榮譽，而是身為「慈濟醫師」最大的榮耀，期待藉此因緣讓更多人瞭解慈濟，人人都能隨著上人的腳步，在這片土地上點滴付出。🌱